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
樂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
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
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
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

告先聖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
樂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
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
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
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



長高下之不齊而爭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准
繩之外矣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
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者各知用其力
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後事
淺深中否非他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尽其志
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
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
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
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眾天子之命服以拜

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
師將啓之

告新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
與造化同以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澤者此鄒公所
以自達於夫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皆待
百家衆人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
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
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即安焉民有不

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用亦
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噉之如此
乎油然之雲雨既有儲起而成之何童反常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為農戶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海
深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時時與民之報為
甚速也今農之情亦甚美方春無事官以用其力而陂
池不塞湖澤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以之間田有青
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虞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
也指為有秋之望十日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憐其
愚而降之澤以充歲可常也

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陷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
入地欲強為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
死永永無辜神之曰強顏又告哀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
其告者神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情猶習其故
可以棄之乎豈無疑矣矢心陳辭伏地待賜

依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独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
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
神之正亦豈為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尔
而非神之心也見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
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恃而必神之答延其心以為

叢祠相望靈響若出甚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為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斲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結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卒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為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為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听其所自致者危害不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听於亮自為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岩也而心独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

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立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沉淪沃渙涵女繆繒謹以家報常饌致奠於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為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薄則指墓而語亮曰是

必為福福其在汝是其為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
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
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為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
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眾中許以淵源
而置諸選首并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肯安能欺上聖之耳
目豈亦有天子墓真能為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
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禱而
至伉儷同食饗于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
緒恐墜履水之敬非以為偽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
能則再三四

皇祖考文公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
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河
氏男沈淪沃渙涵文緣縉等謹以家積常饌致奠于我
皇祖三六承郎 皇祖妣黃氏八孺人 皇考四二府君
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 皇祖之主我年才
十有四 皇祖 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孝與其必有立於
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為童汝
能以為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子以同甫愧之懇
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郵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
亮而首夏于鄉而 皇祖下世已十閱月 皇祖妣蓋整
一年又二月矣 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

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統耀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歷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莫求既久，惛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身論報，忍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為誓。親不能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耻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尚相此心，愆或有在，騰天子詔，焚諸九原，出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為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為公卿，有志不從。痛距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祗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之。自古尚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卒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為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撓心曾。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之故國，高木則非，火炎昆岡，下不易為。民生之義，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適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

祭同參政文

宣和太李愈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
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
勢則容姦雄既底止通國風靡非公以死爭屹然中時所遭
殊特豈無一同公獨何為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攻
甫三十年為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為之避路
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
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盛
業崇勳人士猶有遺恨安鄉田里一無懟言燭之此心實
昭于天亮昔童稚縱觀發與夫放于辭頭試以兵狂言撼
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鄉愛均骨肉前輩典刑中
肅大率朝暮以所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

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須對公故教年之為而一之也
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之也
弟見公事之好非不知慕之然在苟祭劑之可遺豈
跽於此行幸天負地長勵夫言尚為後而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
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之歸天時地
不欲生而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命其為可哀蓋不論矣
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身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
游誘之極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而居奉觴一慟者
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不敢至而往此心

昭然庶幾其譽

祭韓文公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古之道德者其孰若韓文公者執事
進見獲听微言於下風采而後不為一語一語一語一語
歡笑歌起舞往自以為一世之雄也其出器乎遊與夫
窮閭委巷之間其負所有分與世絕是所可及則必一旦
縱力不能自強而吾奇姓字之與通曉好端休於後見公
握手一笑話言發容心滿意懌俯自未及一十之間竟空
此方人誰不死年公是也又殺吾公合天大器凶生乃如此
實死與同俯仰程：亦知所終

祭二王伯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
寧當耄老就天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
顧視時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
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
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抚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
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
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托棺送不引緇卷：此心
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為百年太平之民尽力於農
畝曰士不易為也樂供州縣之役以官庇我者也鄉鄰有

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知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宣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肯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涕既哀也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歎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舟中望龍圖天謂天

不明矣邇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故我與朋友不寐踟躕而行為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樂來自是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維此月之多禍也諸賢之世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有叛之人執手大槲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彼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之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唯平師儒輔道之官舉天下皆以為美矣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二代之英及舉公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

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或無以存之高而事不下接
物道之與發不可以人事為已夫無可言者去年之
夏舉酒以相屬族舍依然不知今日之歸公於冥冥之下
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者

祭張師石司文

惟君逸群拔出之才遠往不存之類雖欲却而美
平而自信衡及終而不改乃今到而不歸雖事有之
繫此道其坐進方
吾師人豈求
詳於詩章
嗚呼世之若此

翰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轉踏奄內外其同風凜應
和之焉
會其
可疑則
箴之
嗟
起之而又
我
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

濟少年四舉手取科日嘗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奮志以
歿識者無不為公悲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
同年矣其次固不應為之寒士也公得官于大江之西將
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
行二千里有使必寄書必以亮為言吾懼矣此士兄亦
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見吾弟故次
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于
御公喜待甚翼折而歸則以為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
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為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
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
累卒見錄於表官使得奉大廷之對 天子瀛瀛取於衆

許以淵源而實之選百衆謹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
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周
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酌公
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尚其
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上患無才鋪張不易患无科名拗騰可冀得之既艰况也
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无友嗟德載翼折方飛
舟失幸濟未有如此倏只忽聲投老多感傷且出涕德載
之孝初期自遂既見悌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
開物成務以發敷志德載之文疊有制徐務收歛刻剔

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痊愈鏡至其為人
有膽有氣樂易无他倘倘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已人攻
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尚苛細
誅強鋤梗若近叢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
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美彼此才冠
莫為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君先第羊壯
氣盛事方迢遞所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
君於仕途有功死罪亦復推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郊
不墜政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省歲晚
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九世甥孫朱

潤刊行

祭文

先考公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呼地
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
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為之
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辭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
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又
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冥

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辨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為已極也公也惡積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塋不克自力乃後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共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辭與大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闈之而不授乎不然

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葬于天負地尚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說困欵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闕御吏東溫譏以自恃委心僚佐不曰能遂觸手成礙豈必有象公於其間乎折以愠我後公游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能天亦為虐死生一瞬囊元留金衣止敝緼謗者登然耳社是頓我亦何顏視此婦媿澀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竒才異能世資以為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
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
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
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
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
以兄為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福且
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為駿馬之良豫也若植非老人所宜
兄為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
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之若然有命不承
寧問崇卑不空坡壩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
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歸我困囚繫死生毫厘

尚欲於中印首仰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為往未應酬各有
據依此論未終異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
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
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乘我任我出明異歧
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
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
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弟兄既知之矣
枯木死灰去死年幾人固活物日出雲起強恕而行不偏
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
人為貴聖以此聖礼安得偽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
有高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

時異况主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
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
翕然推之莫敢為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賡之以入土
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豈曰有
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
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笑嗚呼公於某面未覩而神已
交語言未通而肺腑相與善之諸公之間妻以某元之女
君子或以為難世俗謂之過幸焉儉謙之相問而至情之
疑阻要不識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

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畧緜贈紙錢於未俗具脯果
酒散於壘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
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猶苦尚想音容
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若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
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場屋則自
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
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
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史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
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闕焉

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
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
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頡頏俄凶問之
卒事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
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倏嘗陳始末於數語瀉精誠於一觴
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尚諸鬼之可恃權托死之
未嘗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度文

惟君讀書將以為善而不主於祿利應奉將以行義而不
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
人生行樂之期在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並進

迹無異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
而夫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亦踈此莫景避
迹飄零白飯青芻崔嵬將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
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窆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乎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為選得官此男女室家
之與而權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
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權行已之無耻也叔度不
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
使事情有虧於已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輩思於不傳之
事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尚交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即不

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
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
之所雖死不憾也高不肖無狀為天人之所共棄叔度之獨
略其牝牡无黃而交其人閱其水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
歲時一見必繼繼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
雖叔度不得而尽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
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
其疇昔所待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
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酸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
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酌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
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少實子子實生孫，又生子子，孫，以至於死
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為人道有終之托少不
失父老不與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
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使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
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无所謂幸不
幸而已今年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具不幸之嘆至於
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翁過我不啻骨肉而因繫
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徂胡為而遭此乎少
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飲其心
藝業以游泳其外孝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慕

其後遠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
豈不直一官乃以常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
子弟而終自悔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至確之才而人
患其遠世刻意不傳之孝而人惡其厲已諸賢處落殆足
天德訂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為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
而哭子耶嗚呼慘矣毒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
縲紲者是真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嘆當何時而已耶
將幣以逸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為善而不志乎幸選應幸將以行義而下
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
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
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
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文
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
勢有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
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
必其勢特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為善尚不以德

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
無所自也方亮未死時東書就于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
兒待之歲時之禮過杯酒之懇勲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
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常
欲進拜公以示敬聞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
葬之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
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
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傳於既節暗後生之自肆矜前輩之
日論酌斗酒於隻雞煮菜此之宿草苟此心其可許宜英
靈之如青雉再拜之未嘗尚應風而墮涕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
以此而死後有如雲得者寧幾其初不悟謂求工耳王矣
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遭乎其將何以對國論以謀王体
向之所學乃今為累夫乎人乎家國於此念此痛心力薄
無似欲就時李附以正理挽不可回者此道通分守移換
寧妨福利彼頑者何面後背弃子孫孫孫行數字僅能
把筆初守終墜竟成孤立相望惟余以尔之才挾尔之氣
橫卷長驅如克尔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
必異毋教兄哲人非交義雖余亦曰少一為貴子独不然
吾西所畏公幾何時費之入地善不留程墜此老淚天亦
詢俗余寧不悻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

奔走未嘗疾病踵至子應安在義當一耐耐而可造則已
矣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非其初心故後遺致嗚呼肖夫
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懼而壽
殺天第相寬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良墓文

嗚呼事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為一坐之鎮
也方城仍在時一再歲必一親也間者闕焉而君惠顧不
斯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為公壽而一果奔也謂公之壽
方與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摺未及弛而死生不
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
余之所道如此而安得不為世所擯也天平人乎自今皆

可勿問也嗚呼文然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
生世有關於君而死乃為此際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
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其靈如在其亦幸吾屬而滿
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即失者希斯舍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枯
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群兒
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
族子群起無名輻湊君為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
不有不知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
法當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疚天行

有故人望亦父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繆
官者日聞還彼俊秀隱然鎮重若何架漏決涕橫臆非以
遺遺百感交集微我有答親故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子誠
見之鷓豆者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如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為家之肥比于弟姪
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
之父實親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期新况
君家甥姪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鑿鑿不字
世遠六十非大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有近之見輒情話
帝此心期我困囚繫莫與結惟冀章若何醉無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極萬事
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
參差不齊孰得宜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未亦有言以待
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連所遺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
身在有餘誰為子請我独謹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
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乾張官置吏祀樂刑政寧使孤寡
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弥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
退听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
理亦炳炳為子小湏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
無窮双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
與為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兄復歸
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
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
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
少孝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量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
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
心力之所至也時郎相存問緩急相周繳雖竹頭木屑亦
有以應吾之須者焉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
椽瓦隨用而足別為此室廬以煥然一新孝分賢尊之憂

責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遽失所仗得罪
當路我困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徃行孤隻旁無族黨
子既去我誰任鞅掌吾妹憂思相從懔懔我存安用事亦
可想然喪致衣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宮高敞死則同穴
愛此尋丈瀝酒昭誠魂其來饗

祭胡孝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憂寐於英游卒弭心於
農圃蓋逢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不用期不
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為倘不貴而則富通閭閻之有無
共僮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學肉其所部時一平於
曲直亦何求於勝負豈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

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
尚慨想於平生爰瀝酒於堆土惟此頌之未償孤疇昔之
青顧忘夜雪之漫山朔北風而誰語真英爽之昭然鑒精
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塋必里閭此天地生
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
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
父母之遺離室家之不可已此其為志豈小而偃然卧病
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
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

子獨遇適其逢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此夫客死於不
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為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歛吊於我乎
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竟何在亦就乎木卒柩即路有
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重慈儉以詔後生善多於財
實浮於声前輩遠矣見此儀刑云胡溘然使我失驚眾所
睹者黃金滿篋我知之教子一經我因歆倒而風下停
二年囚繫莫吊君灵墓有宿草我心未明一奠將之廓然
比情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 部首黃金... 實名...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以休

笑朋友好...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可味之...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九世物孫朱 潤 刊行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者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

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
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
并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无
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刑
何以禮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齒特憐季多識使人無自立
之地而本末具幸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常誦子皮之言
曰虎帥以所執敢遠于人之云亡幸者莫勝假設有聖人
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
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慈使其
遂無所承耶妙方來之難恃尚既生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貴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
其來未已群賢淵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曷以一代
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為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懼非書耳
昔兄之存眾慕如蟻我知從橫無所統紀如彼扁舟亂流
而濟觀者聳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尔三日新婦
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為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以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々皆是生既非真
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
生死揔之為虛生如木生麋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入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

其責之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蔬
夜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留先志未遂欲知
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為等藻兩登薦書門之華好
迄用有成唯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
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即筆硯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
心非外慕不羣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寧
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較然不欺暫直敢前恭儉自持
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其獨何為感念
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
異禮是假言踈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去其持此
丹心對越泉下尚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辯智孰與強力為善博學多能孰與臨藉風流
故天下之士有必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被而
好脩淡然而不枝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忠
不能汗纖碎不能留小諒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
網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
山立脩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
之表平平而坦坦容之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
而起偷羨意仁心足以律貪負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
味厭飲而優余事待未嘗不具而事情及復而咨諏聖賢
不傳之孝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歎然以味善為善

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季為儔此吾夫子所以莫任重而
道遠而韓子責於責已重以周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
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撫庭一屬與夫塗
中別駕乃足以及其平生而醉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
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婦未馳接首
薪是尤賢子計告我病不廖日卧于床自夏徂秋嘗其所
安困於敵售二年之間一半為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
喪既終我頭未拍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
殺未飲我酒尚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字愁跡雖易考事
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丘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鄰里感朋友故舊以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由
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快諧笑謔醉倒而不
相交禮其尤親者則有筆覘文字之好卜窮千古下極其
前碎事以致其切誠感著之意此人情之至歡而人道之
所由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
四顧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為策徒能涕泗四垂各道其
平時惻款歡愛之淺深以為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
悲而人道之所由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類然無所是非於
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看當此
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遺特顧其臨時耶子卷
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為用和千古之嘆

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願年相若惟恂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變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之用和致此一醉

祭章子血容文

嗚呼盛年之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踵相躡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後蓋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行罪之方擇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為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纍然在政抚膺呼

故今又幾時未嘗不計盛衰相尋如夕與否適其與若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汚我及其臨訣夜分款語今且死矣遂後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之禮壞千載喪亦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言在耳而子恐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子於子何取庶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柩前英靈鑒不口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畜於德文是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

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為可貴子方以名為可求余獨以命為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賡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孝平時樂與子共之者万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嘆耒耜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荀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為九泉之慰

眾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未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不為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

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欲卒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尔友咸在尔魂茫茫爾不能飲飲尔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声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没身不忘道過爾莫悵望斯罔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為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書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怪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備度要不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備度尤為傑然而既親且舊其蒙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

第何為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漢人物貌然寓哀
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
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講捨是
則不我於子姻戚也而講論辨說我為子剖子於我朋友
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
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邀醜
天胡不仁為此舛緣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大
路壽拙子遭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
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茶苦耶畢母能以色養至於

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无忤敬其弱妻
而重言不用抚其幼妹而恩意孔膺尚賢睦族以任門戶
敬老慈稚爰及行路人為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
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度仰止聖賢
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豁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
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曷其遠
非道弘人歸咎无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教我辨非悲我淚
如雨有知先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屏起陸後先相望曰同
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

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儀刑後末子鍾其美枝葉
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膺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
退食後容教忠无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
永喟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曷視其履公虽端邁
道則自迹尽道為難後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
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及哀繼以寬譬
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酌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處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
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季而
不肖無狀因得叙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

有之此其墓也亦復効薄奠以獻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
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壽命念平生細人之事莫或
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識樂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
業止關於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間言規矩准繩身有常則
富而好礼惠以使入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君子夫居雖
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奔意料
不到倉卒何聞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竟
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酌之哀半歲而遠昔者君之子姓
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為甚詳魂乎來歆言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責士子好修昔公有子
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
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則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
亦有其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小兒
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
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撥魏科或官遐陬我獨
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為逆風撐舟公亦鳳之一病不瘳
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
愆之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今下之收鄙文備奠
以享諸幽

祭彭子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公墓曰處士之墓自古人務實而不務
設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頌然曰
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為入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遷其
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
服以為封千里之寄以為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
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
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泯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後容二林
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
禍福相去有差睨却末路共此嘆嗟墓有宿草計程則賒
雖死不朽是邪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姑臨風一酌涕淚

交加不計其限非惟此也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聞其華家苟足矣不道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為應匪賒故諸子力孝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住何一日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况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齋理宜有遐大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存而變化之周變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非他追疇昔之樽酒為今茲之靜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爽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為空既其堂之不見何所歸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壽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推勳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二下之所通有為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虽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礼平時无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手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盖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虽異郡而壤地相接声問相通虽不覩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耦以計未亦嘗為君之子驚悼失声矣禍患奔走欲一遺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計聞嗟乎傷哉知君虽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奪之中道隣壤之敬失之頃更其為傷嗟寧有穷已一奠所致寸誠孔昭

其有知我亦出涕吊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後先公游密詔若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人也及公之身積愈久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一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笑天之報施意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闕一闔夫婦繼亡有未或竭何以占之送車雜沓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九世甥孫朱

潤刊行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无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聞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入之所不察而閭內之情畢見愛入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聞言不却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為人婦為人母標行義以自見

者此夫人蓋猶未足以為賢也生不顯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先成有義矧亮不肖烏知夫人亮實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抚之綿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此恩如實出己年踰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即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于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下

泣生歲時祭鄉黨遂託于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戚憂常懼力之不足以任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于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托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不閔凶我姨母復得中疾猶以棄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瞋目然黃氏於茲及矣汝母能無遺憂乎亮投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母為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啻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俱將遂墜陳氏其誰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饗其鬼神以步我母我姨母之灵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嗚呼念不肖之疇昔嘗為人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
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意豈不懷於禍恩俄水隔於生死
無所効於賤貧惟留中之耿々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
禍患幸旦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頭誕
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寧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
環親戚而聚吊抽計也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亦長短之
易論皇新灵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雖薄
奠而共陳以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知其安富貴尊榮

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况於
其子寧迫生全孰為此者嗚呼答天裁培傾覆倚伏變遷
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為之
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愆雖愆不階其終不備天人相因
繩牽絲連唯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丞嘗吉蠲衣不
慕侈惡其弊穿食取財足惟其索鮮七品之封八卜之年
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錙銖而較莫我
板按先德如此厥有由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
視後必填安符那管天此幽鑄我諱之悲抑揚周旋有是
寸誠為之鄉壇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為有常人之祈望為無已年踰八十身為
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
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為時用挈其才具欲飛轍止高
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
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為人送車
十兩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
一行路觀者為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
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縱野之氣
自其客居永康每食未盡而米向悽然有時雖以決下

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其何辦又以勞吾父
之心吾將何以為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
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為之子者固自為可且余有父不能
卷以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
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
其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交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
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為人母也既而夫人
之子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並
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
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攬其心而由疾至死一一自有條理
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為而所可為者夫人既加於人

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辭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為心而交朋之涕亦不自知其潸然也重岡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覲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師日之為人如也而夫人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為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歲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因嘗在始及其千霄條達自遠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賁及九泉彤管有煇登堂莫及聞風而延歸旖旎翻道出下里後之淚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孰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獲其子驅馳以遊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傳城之寄拔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群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為太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十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為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為此臬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杪忽某向與令子為現逝之相期晚節末路蓋豈華之異向跡雖小疚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爰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

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其日少
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棄如散徒 聖明當天祿
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晉實與有代不之人母儀是
先睦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風著女訓素聞有德有容衣
此華鮮有礼有節饗美茹鹽齋寔吾偶作醜其緣生兒大
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必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
節分符于蕃于宣風采間見仁愛則守板輿有教奉以周
旋庶幾色養不為變遷 天子曰婦赴我詳延綵戲之樂
所居而居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咄

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為是憐 吊死唁生困於拘牽
祥除伊迹寧發慰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
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抚孤之仁有以見夫
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屢至終始羊踰
八十為八子者寧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
豈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
迨平生之色養詎其克堪此賢嗣之所以割鉅而痛深而
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幸觴而薦豈曰無後望堂而登
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
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為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
已竟念二子之何孝寧利名之足就嗟長公之山之儼獨
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李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
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宜世道之
有閑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婦德其特盛曾歲
月之幾何掩風波之交迸彼山立其何罪躡夫人而目蹙
此蹭蹬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
退听噫夫人其何為與此變而俱病豈自古之或然莫天
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

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瑩物必有對竄鳳皇巢梧其類其
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赫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
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序謂何益亦自靖逝者如斯萬事墮
斃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人可欺寧我不佞尊理如在虽
凶不憚揭虔安矣斯言有證

祭丘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喪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闕天地之造閨闈之
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
真是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
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
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

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為人婦者所取以為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為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及發其子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嗚呼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識俯鑒精誠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弃則百斯男徽音孰嗣兩姓之合似續為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刻意終祭祀酒食既嘉且肯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稟以理一男克立問孝自詭聲問昭宣亦母之美或幹其鑿或尚

其事諸男森然分頭並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闡內之懿開於井里日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寬譬號呼蒼天感念婦姑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於囚義亦相憐違作此文尚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今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嘆嗟朋友之所為流涕而天之所以為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既沒整齊家道母子相與為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

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為母為兄者亦庶幾
可以無負矣等高下而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足
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謬戾而不可合
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
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婦從夫君而兩愛
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
未易畢朋友之救不能匍匐樽酒之酬有如繳日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
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來始末之可念然康強
以老生死之可驚

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下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
無不尽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為斷顯揚之孝人子
以終身為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安靈籍一奠之奇
禍乖太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攷儻素心之易明萬不足
於薄少徒黯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馨歎之或聆虜
彫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正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
用彰出後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
內謹蒸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瞻惟
夫君以志自強藏鐵巨島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

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
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吊者在明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文

閨門懿行足以為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
有子之可恃亦以听天之所為門戶方與世皆知其為陽
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况此大教無寧
一夕困於小病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
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托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嬪于勳門匪惟勳門國之戚姻德
尚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簪紳中更多事散而之

淵大家世族能幾人存與其存者往以瓜分各求其配惟
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
禮自督以勤再主門戶其命惟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
酒既旨有穀既珍爰多受祉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
坤云胡不淑遠以計聞使其夫子號咷云恭人甥館第
一輩人亮恭交父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饗
之以誠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兒女為我婦諸孤是以
美吾等畧工親戚情義亦既悉云胡今者猶此驚鳴嗚呼
不忍見輻輳即路万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為堆

上杯心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
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計今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
先歸壽其母逝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
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俱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
寓明庭徑塗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毋亦小駐異時夫人嘗
命元女遇有海錯惠不妨晏坐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
稍以登于俎尚如平生能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如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三年而一
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十有二而
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幾而吾父以骨望困於囚

繫我王父王母憂感疾相次遂皆不起三喪在殯而我
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以此奇禍其家竟取以婦
吾弟以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
三喪夏馬在疾人不可堪汝在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
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
貿貿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慚不能救異時得脫
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毋意已久余欲中變孰任其外薄力
未周成此菲陋汝既畢結余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子
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
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湊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
大明當登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婦視

我行病軛顛什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踰而別事亦大謬
我道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
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瞑目長往如犬入空實余羅網羅
如鹿在園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未訣豈曰邂逅汝責
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恣木亦難就
嬰姍勃萃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闕汝其有知幾此
觴送

祭徐子宜內子朱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固失宜其家室求我庶士迨其既吉婦德可親
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結外事
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矣

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戚
戚疎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聖酒食惟繁職所當為
力考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愜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地
未下女失所依矧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為
寧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罹此悲哽有采貴富年不
借永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
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為壽于旁友好念篤克相無疆再拜
遣酌觸事悲傷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嬪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
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已出小

星從參與昴取其有所依嚮而不止於貴賤焉鳩居鷓之
巢取其拙於更改而不止於均一俾地道之無成致闡儀
之靡失率是以行其永迪吉曾和鳴之幾時而契闊於一
日用其于婦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佇泣命也何言天乎唯
必為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水卹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
之敢忽望登翠之無後庶彤管之有述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為之脩短固有命
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况其配也於天下為最佳及其
傷也於天下為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己而朋友
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

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
處變為無憾而念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
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酌之不敢廢語言之
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為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為墮於
杳眇而不足听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敘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
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
隱然其畧可具生長膏梁染嬪儉素兒非已出同此孺慕
室無間言以及諸姒有姑嫜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声
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嘯友朋之苦托詞以訴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不刊者亦不刊也
又夫習教吟摩前莫亦其始然俱奉命我書受教教
聖和夫教至計蓋天所始也主與國俱亦不後謝於
茶飲及意前下未內文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不刊者亦不刊也
又夫習教吟摩前莫亦其始然俱奉命我書受教教
聖和夫教至計蓋天所始也主與國俱亦不後謝於
茶飲及意前下未內文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方世勛孫朱

潤刊行

幼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睦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為盜藪
公文朝散樞集全理則公幼子及衣一箱付公曰以是屬
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道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
公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籍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
苟善為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
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嘗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

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定者吾任其材公以為
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為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
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闕陞左從政即授
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康川陝宣諭
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即用薦者改左承直
即幹辦一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勘轉奉議郎公外舅
密都子古知公剛中言論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
四川而公歸美會權臣奏檜欲文致鄭公死地願太上
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為言者論未幾轉左朝奉郎
主書公出守宗正寺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
臣得美甲一為公嘗必事性之良臣不堪公不為動良臣由

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
公事舶司實貨乏檜公自常俸外所可得公一不取對
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即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
軍情洶洶至之日爭走舟馬前時公帑緡錢不能三萬公
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恐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統籍
得蒙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
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能忘也連丁
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山水陸之衝虜分兵扼
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日至或須船千艘若馬五千
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
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並邊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

好流民不知所爲更居送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待不以兵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或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神之公威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 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聞公笑請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 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聞除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漕司嘗借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也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銜命小校耻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 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

以法奏覆不然如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爲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也 今上登極覃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講乾道改元爲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 祖宗之大體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軟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壘瘡痍江浙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群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知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

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
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来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
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待從其諫條具
闕失公上言苟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
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
求售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府司視效朝廷利害如在
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
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
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為田一萬畝者糴米三千碩抑配
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為事類科歛無体民經國之意朝
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為屬所得不足以富

大農一日之數自為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劾以
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緡公上疏以為自立常平
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嘗出意趣辦獨常平以
民命故法不得睥睨夏卿何為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
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赦知池州魯譽以竹
生穗實為瑞竹圖之而囊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
公上疏以為物反常則為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
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况飢民有食
糟糠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為是珍於
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嘗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為瑞
而獻之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給事中王時升似亦

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古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偽楚不宜叨
世賞無以示為臣者 上皆從之初公嘗上疏言 陛下
臨御以來首禁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矣漆差
官不許厘務今稍之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
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
矣至於蔭補初出官者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
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為虛文不
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
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樂也即上
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差除
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者大乞並行追覆不

惟略也公道亦清什流之一端也 朝廷嘗棟發諸敗類
禁上軍若五分弓未就開行在流籍為忠勇一軍隸步
軍都指揮使戚方約防秋罷遣還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
去明年又留不遣至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詰問言公
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上言足食足
兵為政之先務聖人以為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
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 上語公曰此軍
朕所自閱費亦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
所
所知者人情事體爾 上曰然則當盡逃乎公奏曰今
逃數雖可掩而人心動一旦空營迸散不捕則廢法捕
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為天下笑 上曰當與大臣議

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為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蓬無及
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
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
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領之曰更當徐議虞允文時兼同
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
又相與拒闖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赦罪公言
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
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為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
中無有救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為允文不去天下不復
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

肺附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為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
端禮之議亦寢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而梁俊彥得
中旨借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
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於辦皇城司轉官獨不行臺謝
故事公劾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贈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
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遂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為公
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
罪俊彥何為者邪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
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長告先壟松楸為恨既有
旨自便則歸拜壟下退語妻孥今死無憾矣明年得授舉
汀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

正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
鄭氏四川宣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五人濤右迪功郎平
江府長洲縣主簿清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公八月
卒煥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湜奉公命出後公仲
弟著文四人長適宣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
事鄭樞孫次適進士陳檜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
揚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三人長適進士
補崧雲鄉架柄采棣餘未名文一人長適進士豐誠餘幼
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三十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
平鄉碧瀨里三石湖之側前空濤以行實為請且言先君
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年時

不自覺方悔悟細問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
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待公語間論天
下人物往往意合知公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
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嘗誦古詩每向秋山拾紅
葉姓名那許世人知輒諷詠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
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為
之動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
君子而語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
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監官國初來婺
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侯累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
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為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郎鄉人

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
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
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
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
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特言諸事
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國嘗備
前事為未滿也余獨以為不然 國家以科舉造士東天
下豪傑於規矩之度之中幸能把筆為文則可屈折以自
求達乎此 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

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為鄉閭所讐疾而每每有身
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
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為國之一闕而默
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前事者固足以見
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為天下大勢無窮
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為一
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自為其徒所尊
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
時方將為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寧其死其不訕謗
譴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
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

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為陳隋間也至曰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為民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隆始自奮田間閒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授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為高祖高祖諱賀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閒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為家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閭自放於杯酒閒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先亮嘗為之昔常信謂鄉生曰魏得母用周叔

為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湮陸無聞上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七日先祖妣黃氏敷武即諱琫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聞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日始而合塋於龍窟卧龍山之下將塋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塋墓具在而我曾祖為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塋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塋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毋補于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塋汝居其隅以拱泐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徐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塋其事于石以納請先祖

之塘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沒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
弃

蔡元德墓碣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六年矣三光
五嶽渾為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其
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
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公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
此退而私察其同時並與下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
嘗學於古家知政事王公次公羽去舉漕臺不中始相父經
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自肆

事以公自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為園池以
事一不問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
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弃諸孤其後
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為之悲傷焉其孤將以
淳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于所居相望南溪之源病
世俗之侈於葬思欲倣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
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非吾任
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
邵元德其字也不然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
美曾祖諱億祖諱材秉義即父諱友文從義即君享年五
十有八娶戚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

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阜阜黃煥李開其壻也孫男六人
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
贏焉而非以矯其俗尚
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本誌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舍以驅
而南逆散橫潰不可收
副 太上皇帝開元帥
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
懔然如老嫫之當道餘
沒郡縣番為國守功雖
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為

夫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
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即公守磁
之歲稷生子曰武端整重厚能不類常兒比長能為文章
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便若
素閑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盡不為齟齬疑偽意態
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
之笑然代滿甫及家以淳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
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
辯某某其壻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
去冢十里熟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
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教士稚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莊圖以厚來祉後復不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濟父思聰自田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為為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並墻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為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兒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有足

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必海內無二也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謹愉造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于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慙泣然拜于庭下曰昔造實從童氏兄弟以來今其塋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慙父余無以答乃為其銘曰

孫貫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貫今之書一二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處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淳熙

乙未余為易其名曰貴字冲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冲季之父名厚老矣又鰥居恃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貴待書上序復何心以葬貴也九月二十

六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頌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煥胡括錢鄭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買石識其室曰

章晦文墓誌銘

章世居建安國初有來藝者始為永康人自郇公申公

相繼為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石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為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為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兒偉然把筆為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踈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侯故贈右朝散大夫娶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澁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淳熙三年澁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墓于蔡山之原禮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

其一体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為天下之
通制者也使為之後者更力事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
以無憾澁嘗從余游蓋亦知動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
墓銘曰

體安于士竟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碑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為第一吾友徐元德君厚亦
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君厚以對策切直得從
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悼性之蓋
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門闥然如無以声傾之一
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容入主人相與為禮已而杯盤羅

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
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
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
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强也衣食取足不為分
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
賢矣蓋其自為過多為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
予聞性之官劔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
意折存之使之自忘其為臯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
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喙以徐行有檄
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还其都監者又為治其後
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在亡為解者大率亦此類

由此言之士之索手里間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
曰卿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貴補迪功郎嘗主南劍之劍
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
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願女四人
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肉也孫男五
人大年大任恂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
幼性之之配為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
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
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
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願
之有請也願嘗從予游郡以其名志而性之死夫蓋

公外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
曰白岩曰前黃則富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
儼然遂為七族而譜牒之相通則未始改也宗法不立唯
字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救事特未定莫為之
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令也

錢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婺為山邑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民生其間者往
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
庭為常耻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群至于有
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

自肆則孰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書傳所載古
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廓從余李
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李有端緒
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李或折輩行與之交此
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
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李為士而又甚篤於廓者俯
首書冊中口誦手抄窮日夜不輒止然得年二十有六以
紹興丙子八月之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
有二男一女其妻為同里金氏金氏抚育其男女勞苦有
恩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踈豁足當門戶少則
廓也女以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

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
以淳熙戊戌十一月庚申朔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一人如
法未徙前六七日廓以書來曰廓得事先生之日久廓先
人宜得銘余寧有愛於廓願銘以立就惧不足為銘通化
之淺嘗有显者余不能詳其譜之离合而三數年來浦江
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為廓惧也非復余
鄉者之所聞虽廓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撰亦異矣後十五
日永康陳亮為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為士者蓋贊之
字曰元卿云銘曰
新塘之原有立其石是為昔墓過者必式

郎秀才墓誌銘

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造毋括倉而語其屬
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
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
飯於郎氏也是其即翁鵬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奉始
遣其子景明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
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為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
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市韓公考古取
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
力以致此也余為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為豪民所私
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
與民而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為德也又明年余過之

而鵬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自余又過之則鵬
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公三萬疇我夏五月
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延久之則
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為道德之山乃世所謂鄭景望
先生者道旁人士徇郎氏欽胡為而若此乎冬十一
月甲子子景明將蒸鵬奉於武平鄉血龍山之原而景明
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公哀也問其世則曰
其先雪川人自十一世祖先祿大夫八制誥諱珣者永嘉
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其所以為十一世
之詳也曾祖霖祖觀光父思堯鵬奉及徐氏子男六人景
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脩次未笄鵬奉死

將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
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
非病牽連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歲其定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
以其家事付子勛而築齋煖君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錄
守累別為田數百畝曰吾為諸孫地也
釋氏以理為障以身為幻以孫子為贅
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
以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
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
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
康強無疾而終里間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出頗自
家故鏡財入手則淨及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
輒如初又復能藏鋒以休公濟於余為大父行及際其晚歲
泊然之時睹其風兒啟享氣資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間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
子勛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為里間信服不啻官府能允
量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
天地之正氣發泄於人而里間之所易見者已不滿人意如此彼其遺恨果何在
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亦同此慨嘆而已
今年春正月十有

四日彥功既禫入十二月癸酉塋公濟于家旁之北山塋
罷特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稍隣親
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為同姓其
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
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我氏子男一人勳也女二人嫁
蔡犧陳擴孫男四人建芝建茂建芳業進士孫女四
人嫁從政郎梁竦承信郎陳亮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
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淳熙八改歲矣
永康陳亮為銘其石曰

士以文進異能及廢我銘之悲獨一公濟

方元卿墓誌銘

譜謀之不明矣美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
者蓋僅有之而况崛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
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也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聶者
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貫日以鉅遂為邑之望族允
脩之子彦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天度自律天資恕厚與
人無怨惡不求甚羨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
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其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
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字曰元卿生於宣和癸卯
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淳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
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
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繁餘幼女六人其

一婦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老
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子若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
二日葬君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之恨
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為誰而况能及君乎蓋自昔常如
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不墜先業以勉其身其餘以待後人

孫天誠墓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不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
君未第時行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
至是莫不誦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曰喜教其子遇州縣
幸時節較與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三時尚少罕與人

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闔
蓋如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術也孰能運其智力
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
南十四五里地並鹵瘠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
徙居焉勤取畝出以足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
而省事過之此其為富有槩於余心者孫君諱曾天誠其
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
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
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婦徐氏次嫁趙端夫次
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

徐氏之女尋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
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觀非望而曹孟德以
蓋世之雄執縛略及孫討逆蓋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事
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
莫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為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
殆數百年區之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
之餘子孫散落為民分適旁郡况又歷七八百年則其間
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
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君於去家二里
姚嶺之原以墓石護余之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少
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為有可立者其於

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生靈其地死營其旁何以識之孫君之鄉

周叔辯夫妻附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謂元
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主謂謂生珠
琛生褒世有善德不競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
無憾於周氏然褒死於辛丑之亂所行惟婦人女子其禍
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辨者為之後叔辨之吉
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辨又無子其
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辨以其子眺為子眺左右就
養無違叔辨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寶曆熙已亥八月

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瞑目可以觀眺之為子美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感而變化倚伏要之於甘終可也兄弟之子独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然叔辨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各以其產自隨斥其毫末以與叔辨已又以勢奪之叔辨亦不較也叔辨與先大父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置其也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地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仰冀之今之讀書為士者往往多未之及也故吾於叔辨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辨所後之母施氏塊然德壘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辨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大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恍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附塋而問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母居其中子左婦右既絕復續以昌其後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九世甥孫朱

潤 刊行

公姓何氏諱恂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發之諸何為
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
可得而紀然義烏之俗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
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
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及其四旁
之塚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某以志氣自異嘗歆

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兒端厚意
象軒聳而曾次踈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為
文亦不肯過為巧麗取於通用而已大畧似北人者豈其
士風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二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
餘力助理家事積資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章
庶幾近世晁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
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死已數歲家事一
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
物為何事而公之臨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為一
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辨以致辭色俱厲僮僕往來相語
以為笑茂恭未及為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

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畧於春官偃樓奉湯藥如茂
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
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憎若素不辭者進退伸縮古之
君子無以遠過美娶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六辨大雅大猷
女六人唐仲義陳其宗楷陳大同俞袤其婿也幼未行仲
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銓曹閔陞吳孫
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九以淳熙癸
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
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他可勿問也既而策杖於野堂
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
以黃順堂之山為最吉曰是回鶻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遵

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為吉寺僧
欣然從之用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墓
焉而有五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迂延其墓者諸孤竟
以正月乙酉墓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
朱晦庵論廣漢張欽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墓
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如公之
二子固自為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曰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
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

溯其自漢之世八世而亮年過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
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々近二百年雖不
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
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
人亦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
為然有四五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
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
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
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仕實能抚孤存寡義不以
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
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推喪之餘

恭尚門戶。儼然想不自保。而曾伯祖諱長佐實存。抚之所
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瘳。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
憂。而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率同
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
也。公諱廷俊。字時又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
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元
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均元
亨。熒光。恪。凡七。愷。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盧。次。幼。曾孫
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
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
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

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為青鬢在亮謹再

銘之銘曰

敦流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

數天道昭然歸安此上

謝教授墓碑銘

熙三四年間三山林類秀寔之作也永康強敏有幹略
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為
其承後實永嘉人嘗從一世上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
細故變其所守是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子游二君亦
間每為曲暢其情也謝景安独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
安之如一家也人實賴焉及趙伯彬德全來蒞邑事風采

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懷趙以憂去丞欲撥於其
事而文敏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
其間所以陰消人意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
見止此及諸司文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
意去為賀州李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強不
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愈欲賸給其徒而致之丞亦
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
權奇嘉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
安之靜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豈
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暉字景安福之長
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二人

宜之進之謂老父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溥熙甲
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
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杏德鄉茅山
之原而以墓石為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其墓而敢
變其言乎顧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為是以
修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等允成實相為終始之尤成
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
生於閩死於廣墓於越惟其平生所不與者不與此而俱
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緡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

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
究切之下至奕棊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
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
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檀嘗從予
遊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体方進而未也
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
之旱廩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
資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之而伍伍之參錯能古率遠近
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君其夜之鄉
先生胡絳仲之庠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鉦鳴鼓整布隊伍
更出迭入歷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境之

而元嘉之兵先未幾也今亦來其徒震動然元自託以
獻武藝元嘉命其關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
元嘉之才小小已能如此而余独知其為鄉之正士
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賴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直
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
由永嘉徙縉雲為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
功即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槐福猛女六人適周
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
人日新日益日宣日嚴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
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墓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

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與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為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埋而
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因其義也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
我兄弟欲活汝於吾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
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愛其子而
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
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
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
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完哉嗚呼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

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魚生能幾何扶持左右
始末唯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
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
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由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魚百
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
尚听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办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
氏我當救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
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
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
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
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

墓之先塋之文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後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其有知共食
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春坊墓碑銘

始余出国北門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
容兩馬湖泊往々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余亦
惧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戎馬驅馳之
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朮
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及起而兀朮以輕舸遁去衆遂驚
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吊古以
酌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似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

之墓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為晉公起之元
晉公當太宗 真宗時為國計臣寇志愍諸公之所敬
憚其子恭公執中實相 仁宗以大閹陳氏恭公之弟執
古生殿中丞世昌殿丞生增武翼郎晏武翼以兩字奉人
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由行伍自奮為
神武後君統制以困兀朮其事有禁於余心雖欲却均之
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不一時之良會也而均
求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熙州狄道人
高宗南渡少師寇從博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為杭人春坊
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為閣門武候提轄製造御前軍
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憂服除差鎮

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 皇太子宫主晉
左右春坊事為閔門宣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批曰陳
龜年明將之子也轉為將軍衛將軍特旨以父在東宮服
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陝州團練使為 皇孫平陽郡王
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
請武事而獨為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器
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帝並射莫能中春坊執二
矢以與帝立晚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流憤猶
有為也春坊以眉如畫而面目森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
人整齊事務推抑僥倖取清代諸君事抄成小集時日行
之所知所擇以為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實

區々之意焉吾友正光化自中嘗為其客為余道其事如
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
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
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塢夫
人趙氏祔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即坡以該
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即婺州準格將劉懌次適從事
即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官教郎兩浙東路提舉
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室慈次適秉義郎裴良珣次適吳衍
餘未行男孫一人小頑甲辰之春余以蔡人之誣就遠新
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
其受誣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

之相去幾一二年間而誣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
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壞於世宛轉離少自致至於受誣
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為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
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上
相角逐以自見而壞亦將來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
其請而書諸墓上曰

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月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故香坊陳由
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為非
命誰使且以識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直字元卿姓金氏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

肇父從政肯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蔡滿澤女三人于松
年孫之本其婿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海州巴西二月丁
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塋
于其邑赤松鄉塘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
亮滿嘗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
之為人亦甚詳君讀書為士有繩尺不求為異於人內行
緊整於声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為家也以儉勤
自將銖積寸累迄用有成而豪取智籠之術一切置不用
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葺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者
子皆使之孝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滿從四方
師交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

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歲計有餘撼動之
力時移難恃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
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
於彼銘之深長尚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為婺之永康人曾祖
禮祖回父子茂皆不显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叙永康
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陳也思正娶劉氏子
男四人藻妻蔡蕃女六人葛汝舟劉景簡劉祉周確胡汝
濟胡楷其婿也思正將中辰進士全為修職即臨安府富陽

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塋于橫塘之原
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為分毫後
日計平生不欲其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
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
且亟笑呼而語之曰兄弟不尚至此我死誰當為汝解之
各為我飲一杯还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
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
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礼求一文以銘吾墓
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為也其子衰經踵門與其同宗人
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

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
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
與草木而共殞於其中間聖賢為誰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溥熙康子義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
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叙夏卿夫婦之懿矣
夏卿教其子孫皆與於季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
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
群兒及今季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
非陳子莫銘我也悵然凝竚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有九

日夏卿死余猶懷憂三繼獄中微若聞之則為之出涕明年
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大我余門以其
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為于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
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為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
曰慈不主其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
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
得以自資終不為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
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
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不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
之心不萌焉慈惜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為仁不
富之論蓋至夏卿而廢矣晚雖家事不如初而親戚故舊

之意若族人子弟之美事受莫之助每致其倦之意而
人人常信之焉呼為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
孫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者籍
蜀之仙井散在江浙者惟義烏為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
諱迂相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皇太后慶
壽覃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修職郎子男
四人義方修職郎大方早夭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中
趙悌孫男九人侃憲演湮淡克克寬兢孫女八人嫁楊二
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傅某趙某而公升新興計偕
幼未行曾孫男女各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儒入太學
為諸生演嘗率子孫而儒今再以其姓名上禮部即前誌所

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申合葬而亮實銘之曰
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為人剖析無留難而
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
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問也鄉之善士卒為
老成言無枝葉行有准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孰昭斯詩
以淑我後生

錢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為一時名公巨臣之
所許而反授以中庸大孝之旨余不能識也而復以古文
自詭於時道德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拭
敬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

安朱熹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
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
繫其意之所向皆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并不
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不
敢怨壬辰癸巳而貧日甚欲托於講授以為資身之策鄉
間識其素而不之信眾亦疑其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
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
欲幸其所當幸者余為之有槩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幸
也試與吾子共幸之因以為人眇然一身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才其闕一不可之不為安在又以為洪荒之初聖賢
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

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
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以維持而
道遂為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
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
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之浩盡
收衆流而萬古不能及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
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
凡天下之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焉故易擴夕
日廓而宇叔因以堅其共幸之志廓亦頌自奮心願於程
文亦好以遊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侪輩試漕臺亦復得
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抚而

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
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
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
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郭之志以刻諸墓上其
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郭少孤其祖良臣日以
老兄抑實任家事督郭以孝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
能安郭曰兄愛我者也有人言兄私自為計則憤然責數
之曰何為問吾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
之到手有數到輒於朋友故情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
事為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行篋中暮夜入
即舍奔篋而又失之入為郭歎息失聲郭笑曰是固已失

之物也其於世故淡泊孝友慈愛以於天資使得其子以
至于今不但倍輩之不能及因是年行之所共畏也嘗與
吾友瑞安樂適正則論後來孝子者而有遺恨於郭余嘗銘
郭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系近世間孝之离合求正則
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三十而死其志皎然有子曰顯以听于天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致父
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為後口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
教其子以孝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
者娶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為太宰諸生無所遇而死君

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
孫瑀甫冠而兩喪傳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
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為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
命其弟大任相徐奉義以塋而樓若城若總陳君志同
與夏貢士師尹和之充力龍川陳堯忠入太宰於怡為同
舍吳東陽莘舊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文吳亦施字以成
諸君之盛卒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 聖明在上
風化尚可攷也其地為承訓卿馬義原其卒為紹興壬子
十有二月丙午銘曰
失其子以及其身世固有塗窮之人死於孫之手而歸骨
於其子之友法猶謂之有後吾將各卒各土於斯時之上

以觀造物之處此塚也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為義烏著姓切少嘉之
曾祖先既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
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屋有聲諸公間茂恭登車辰
進士第未及為時用而死茂宏不上第亦死少嘉時年二
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稟命焉仲兄大雅
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
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葬其父於傍家之
淨明寺墓有日矣而寺僧獲不得塋少嘉慨然曰我豈無
一地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為杖之而止又杖一

惡少之無故為梗者而後門戶為之少寧少嘉知宗族以
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
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
一人不為墮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
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救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
之必濟其乏而私又不靳其所有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
念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
曰嫁尔而不及父在時是為死其父矣尔伯兄必不然暇
時讀書有常課莫夜欲耐暖其母則掛榻之側儿按之旁
道及問問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
其為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其事之雖未見知而

不怠愈爰曰吾未知前輩所傳之孝安在而敢自樂
乎嘗從予李而其姊也吾余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
盍有以大慰其心乎笑謂其姊越雞不能化鶴如惜吾之
非魯雞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
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謀
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在復而涉之幾至覆舟不
悔紹興改元久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
而死予為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
証也三年與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
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
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少子已孫者死

必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
等為書是銘曰
兄之子吾子也百世之後孰知其為彼為此也宅兆之卜惟
其安也以吾身而為後日之計則陰陽禍福之多端也身
無可擇之行而道有不及之精微賈志地下深藏而厚覆
之而鬼神莫之窺也化為堆上溢為精英變物無時其或
爾克承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卒居亡何其母
死塋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予久不見範
範能入太宰為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

名大聲訪予室焚觀為予道範近事甚今年夏秋之交
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吊君喪甚悲未幾
範衰經跣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宰以授徐君正夫所述
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巳酉合祭往嘗辱銘吾母矣
可不哀吾父予自念投老蒙 上 詠恩摧先象侈精神
筋力往々及矣愧無以報稱也將湑落世事痛自畜養以
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以重其羞然聞範言
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事君於朝爭利於市金華
距行都一水以湍流時所詐發今 至行都無試則已爾
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季為其人而眾中未嘗有君之
跡孝友自將所無愧於鄉黨而已石世居都城乃傍城築

室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
免於利入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
無甚交涉然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
寺傍亦取其不涉鬧市耳君氣自憊然宜於世無所不可
而利名之場宜至死不休也去却切密迹而不往爭名出入
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為不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
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煇大父肇父後政先娶陳
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二人長其次範也少
簡女三人適楊頌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歸曰
人生何為為其有款也必爭惟日不足粗足而休惟君
也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世甥孫米 潤 九行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克始克合葬
其母夫人於龍窰臥龍山之下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
血磨石而言曰

還山而葬紉於甘姑是為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
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克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
諱大圭之女手不能從死乃後以君已莫率妻孥以洒掃

照竹終身不至其方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
隅後千百年猶不辱其為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
人去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貴後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末也
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夜腐心疾首不惡聞
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
畢事因顧謂其友即填溝壑無憾矣他貴參然於衆人之
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濱也貴家故貧遇歲大
旱貴滋以恨乙未年浮颶乙未謀掇其衣食之資及秋而
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貴

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貴不以沙石
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隄家一里馬双
塘之側前事遣其仲子恪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
固哀之者乃為其銘曰

來徙永康周其姓資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事奉養教四
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奉命父家
忍斯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海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
葬其母夫人於老家五里橫塘之原先奉踵門拜堂而再
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于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

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而惟是得墓日月迂延
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詔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
之罪余為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
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為文章以自名於時
者何嘗不為不朽之慮人亦往之樂得其言以自於至或
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由是而數十百年而零落
及矣始望之不酌所謂文者果足頌乎況余志心衰頹面
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
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題之罪盤
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心
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考文之不足托

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夫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鏗父宗高
年十七嫁同邑商君錡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岩質女六
人其壻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
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懟而為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為處子
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為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縉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犇走數州之
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為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為初
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
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

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憂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為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聚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為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吊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問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慘泣下余為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眾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墓之某所之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間泣為余言甚矣吾哀之

去而事之此誠不測此心昭然存亦遠

胡夫又曰氏墓誌銘

往余聞已氏母勞苦有功於家以其女孫其吾授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十八歲言語質實無飾抗同其旁兒女子諱之有恩意因嘆事卑道民虫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然問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以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叔之幼者抚視加懇懇焉其後各各有婦常先後弥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由女訓又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者見其尊上人所為宜不誤

人家事也呂氏世居蔡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
嫁同邑胡汝弼後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事者也
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占嫁之二十九年以淳
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月二月甲申葬寺去家
二里先茔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甚所以自致於其母者
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漸及矣重其一壙他日未可知也
余無力以重之為書其石曰
吾叔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叔其大母以著太平
之遠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華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闕然未知所歸於講授以自衣

一子持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兄相繼至自是
感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
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入声余固心知其得
助矣父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
錢如芥其上已更折節以事生產夫入不使戶內有一毫滲
漏以奔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
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為資入以生也巨川課諸
子以孝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闈細碎夫人
亦必為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
歡笑否則失声悽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婦者問其能
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

間者詳矣。孝之不請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屏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質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姓田氏，世居處之縉雲。曾祖玉祖，褒文大身，年二十歸。永康軍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厚熙乙未，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文三人，長適沈驪，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交。徐元德君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頤之原四山壁立，幽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頤薦余，而使食焉。

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入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執力，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聞頤聯姻皇之近族，莫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嘆是非介卿之意也。然頤方務孝，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志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為客，亦以為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定臨安，得頤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頤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為可哀也。曾祖某，嘉因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為武翼郎，主管常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

為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李園旁有小家是為漢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為文二十有七歲為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謂永畢

下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并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歌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後母王夫人之墓其文三甚茂恭曰前文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為客道之茂恭抚掌歡笑世有真史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浩博熙侯子夫人之夫翁君文卿將以十月二十七日改葬夫人於香湖雷公山之下以茂恭舊所為銘文示余

求改其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為銘文為陸汝父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着其年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幸無辭以却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遐老又天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捨老為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帟碎華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補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怜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禱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為孝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獨以不及見其有子為恨今有子四人曰禱老榆老楠老槿老而汝方亦能以

李問自見於鄉閭耨老今名宏有俊稱耨老名憲能經紀
家事而不齊李魏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
能待兩女嫁高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
其女功所當為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間言虽夏
卿死之有道而夫人之為慮亦甚密其大畧之可言者如
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
名格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亦未敢陳其也
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立之
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世甥孫朱潤刊行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婦吳公之歲後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公縣主簿罷
歸父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郊塢者又
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
將以己亥二月丙申卒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
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再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願有謁於
子也泌之母堇有日矣惟是不得寓其柩跣行以謁也昔

者先伯父有子實婚于陳氏於泌之母為諸婦閨中之事
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宣昭先懿德後此千
百載不知其為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
孤之不肖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頌吾子之來泌也亮
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取一時有名位者
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况又非所
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縷々不止亮復以為為意方熱時忽々
不自覺爾父後因將大悔第歸孰計之亮亦而讀其狀見
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
子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比皆同而夫
人死之如一妣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兩女皆

幼夫人緝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
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孝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
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議郎通判寧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詮詮固大
家子不幸天錫澄溥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為之存
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
臣表臣俊臣建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彞臣者皆能不察
書冊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潔王杞曹蒙其
婿也祀為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
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為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
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闈細

碎可紀尚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
銘也既而泌以書未曰泌寧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
乃叙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為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
介父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吞昔夫存視其弟昆其居既寡視子若孫既老而休則視
諸婦死則已笑視此韻語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閣門宣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琫當
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
見故黃氏在永康為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
陳氏是為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別妹同邑周曉三男

曰橫曰揚曰抗而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婦縉雲洪武中
又三十有三年以溥遊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
有二月二十三日塋于去家十里長閑山之原其地高
縉雲其女兄之子實銘其壙銘曰

痛父家之將遂淪墜念夫家之未有顯者覆厚土以封其歲
爾後人其勿捨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菱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
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祀生男三人淮淵演女三人長適楊
頰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溥與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
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塋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塋淵

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
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
二王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為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
失陳思欲溫舊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入則淵也
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病笑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
蓋孝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
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
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澍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
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尚其

定嗣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為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
自以為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為孝之志
於是不酬矣遣其子逮後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致邵康似
之使造適遇述後之孝似之有聲孝校中及為甲辰禮部
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
而堅才死逮實主家事帥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
而門戶綱紀一切听之逮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逮才有
父風或曰是四弟為孝之驗也余独心知杜夫人之有異
於人夫毋主於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
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听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

之詳而其大畧固足為寡君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為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移夫人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三兄弟為東方孝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淮備差遣鞏嶽尋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撫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望山原堅才之墓先事逮既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墓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墓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齊享示諸子以無亡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

不忘本也彼令具笑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尚實也至於平生妯娌之懇問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以人類能言之吾子盍為述面其所以永父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有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季余客臨安凡三載父母頽其有室而命之婦也義烏柯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尤精余嘗甚懼不得當也諸

凡茂恭姻黨皆以為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
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
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
子一女相與為命門戶方張如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生
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為類已以故劉氏姑視
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羅官告之永新諸公手
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為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
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
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
之物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尚亡恙丙午之春
俱集於外氏劉氏慰語余曰我生於七月初二十八日歲庚

道禮則不一備我如不遺也余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
之不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
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卒手扶頭曰病余往視
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為
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
十餘年之間為月凡幾為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
亟而余窮蓋如初變通之道狹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
歎也已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禁年十七歸劉
氏死時五十二矣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比較務三友三
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
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尚幼夫人志意踈豁語言

明朝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畧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真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趨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籍交朋以自助銘曰

志念豁然賈之以死葬從其夫界爾孫子

姚漢英母夫人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闕闕中入其門桑柘環合

一徑米長知過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兒淳古語言首實使人失其所以欲富欲貴者竹床瓦器品其精潔閨門濟濟之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閨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為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達而有賴焉雖其子之友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後仕日月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本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踴躍太宰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享業之久且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相其父某娶之金華人年若干婦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宰處

高宗皇帝慶壽聖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爲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略如此銘曰

不使其夫有賴於人不使其子有羨於人此其德之深且厚者故所以宜其後人銘以昭德德可非其人乎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卒住十年時余嘗吊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把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爾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娘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

可亦未知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舍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所之其夫之兄纖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謀堅以卒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善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辭愈慶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爲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愈自力使問卒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奉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辭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聞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因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

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生之側
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如
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辨祖滿父新年十九弟凌君楠子
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此泰孫女嬌堅數為余言堅母好
讀書知義理於先妣治牛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
先父既死之後能廢衣不挽以挽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
屬皆有息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為志其大者則表裏
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為揭銘墓上而晉安吳寧
允成實書之銘曰
夫曷為而而平乎曷為而成乎成其子不死其夫曷為而
不得銘乎銘非其人乎銘當其葬乎因吾言以得其地不

言亦有以盡孝子之志乎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琛年二十
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
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為甚裕呂君
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
節膏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
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
自昌其家蓋繼為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
以賑濟得官夫人不為動及用是而獲貢於漕臺乃始為
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為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

志迺吾心也約為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
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
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為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
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
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
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
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
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違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
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
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
殊季時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予門而哭

蓋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
嘉之語非所以其家訓誠之辭不違寧處思所以休息莫年
而報稱天地之遺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字子獨欲使一世
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歟往往具知之故也後約
浩之請而係之銘銘曰

婦貴於拙之不害成母上於愛之惟其平彤管所書函閨
苟稱因所自見庶幾平生在尔後之克紹豈予言而後明
一石易朽遺志可憑深藏重覆莫之變更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宰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
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第於余為同年進士其入太宰之

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為婦年纔二十有二而
野孀親在堂不必遠寓自戚亟欲為其親一日之榮時節
不敢寓享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覬得一官
以終醜僮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
月十五日死美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
甲第每為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卒西葬樓
夫人于邑之龍祈御菱塘先茔之側求余書瘞石以誌其
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二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繳之者寧間
死生子野具石余為其銘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三十終



